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电话: 0411-84379217
E-mail: hwsh@dicp.ac.cn

化物生活

Life at DICP

2022年07月29日 星期五

2022第13期 (总第970期)

A1 >>>

“国之大者”我之见 ——学习所党委“七一”党课报告有感

在我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暨“一先两优”表彰大会上，我有幸聆听了所党委书记金玉奇做的题为《心怀“国之大者”赓续红色血脉 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的党课报告。听后使我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略有心得，愿和大家共勉。

“国之大者”是人民的凝聚

“国之大者”是抗战时中国人民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是不畏外敌血战到底的英雄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的独立与解放，英勇的人民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一系列抗争，抗争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得到不断升华，那是血雨腥风的年代，同时也是觉醒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与信念。面对强敌，中华儿女挺起了民族的脊梁，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1936年，赵一曼在牺牲前留给儿子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为了国家，为了战火中的劳苦大众，为了更多的孩子过上和平的生活，她毅然放下自己的儿子投入到漫漫的抗斗争中，千千万万个赵一曼女士这样的革命烈士，以及无数的中华儿女，以热血和血肉之躯铸就战时长城换来了今日的和平盛世。

新中国成立了，外敌仍然虎视眈眈，在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正确方向下，保家守国的中华儿女走出鸭绿江。坚守阵地的冰雕连，靠着一把炒面一把雪，用落后敌人的武器装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打出了国威军威，为中国的和平奠定下坚实的基础。人民的凝聚，所向披靡，这就是“国之大者”。

“国之大者”是新中国建设者

1958年8月的一天，邓稼先来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邓稼先没有犹豫，义无反顾地答应了。离别妻儿之前，34岁的他对妻子许鹿希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从此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第二个“大炮仗”很快就来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前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实验中邓稼先不幸受到了辐射。1985年8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病情十分严重。次年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他的好友杨振宁在悼文中写道：“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这个评价客观真实。建设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新中国，他们就是“国之大者”。

“国之大者”是大连化物所的科学家精神

从一二九街到星海二站，大连化物所的血脉中始终传承着爱国基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科技工作者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国家的科技创新事业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大连化物所人已经将红色血脉深深印刻在每个人心上，不论是作为职工还是学生、不论

是在科研一线还是在管理岗位，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化物所人所具有的这种气质、这种精神、这种执着追求和永不放弃的干劲。

大连化物所的第一代老科学家张大煜，一生献身于中国化学与国防科研事业，人们尊敬地称他为“一代宗师”。抗战时期曾在云南宜良创办利滇化工厂从事褐煤低温干馏，一心想“工业救国”和“科学救国”。解放后筹建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以石油化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取得了“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等重大成果，为我国石油工业的恢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连化物所著名物理化学家张存浩，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张存浩先生为了国家需求多次改变研究方向，面临的研究环境几乎都是“一穷二白”，但在每个领域都成就卓著。两次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力主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积极挖掘和培养优秀人才，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面向国家所需，毕生致力于科研事业，填补国家一项又一项空白的科学家精神，他们就是“国之大者”。

(作者系七室第一党支部 于海军)

悼郭燮贤院士

竭毕生精力兮，钻研催化；创科学新高兮，硕果累累。
名贯环宇兮，为国争光；言传身教兮，桃李万千。
鞠躬尽瘁兮，后世典范；哲人仙逝兮，风范永存。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傅献彩)

编者注：傅献彩与郭燮贤院士曾在中央大学（后改为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同一个实验室工作，同为张江树老师的学生和助教。傅献彩于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写下此诗，以悼念郭燮贤院士。

忆郭燮贤院士

郭燮贤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1946年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应用化学系，1947-1950年在南京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50年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1961年任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催化研究室主任，1961年回到大连化物所，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家经费支持下，实验室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电子能量损失谱仪、X射线电子能谱、激光拉曼、傅氏红外、色质联用等；同时，建立了一支精干的科研队伍以及博士后与研究生组成的年轻科研力量。因此，实验室管理机制体制的建立，一方面要考虑对学术积累、对开展深入的基础研究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要考虑这么多先进的仪器如何能充



筹备小组成员（由左至右）：辛勤、熊国兴、郭燮贤、徐奕德、阮振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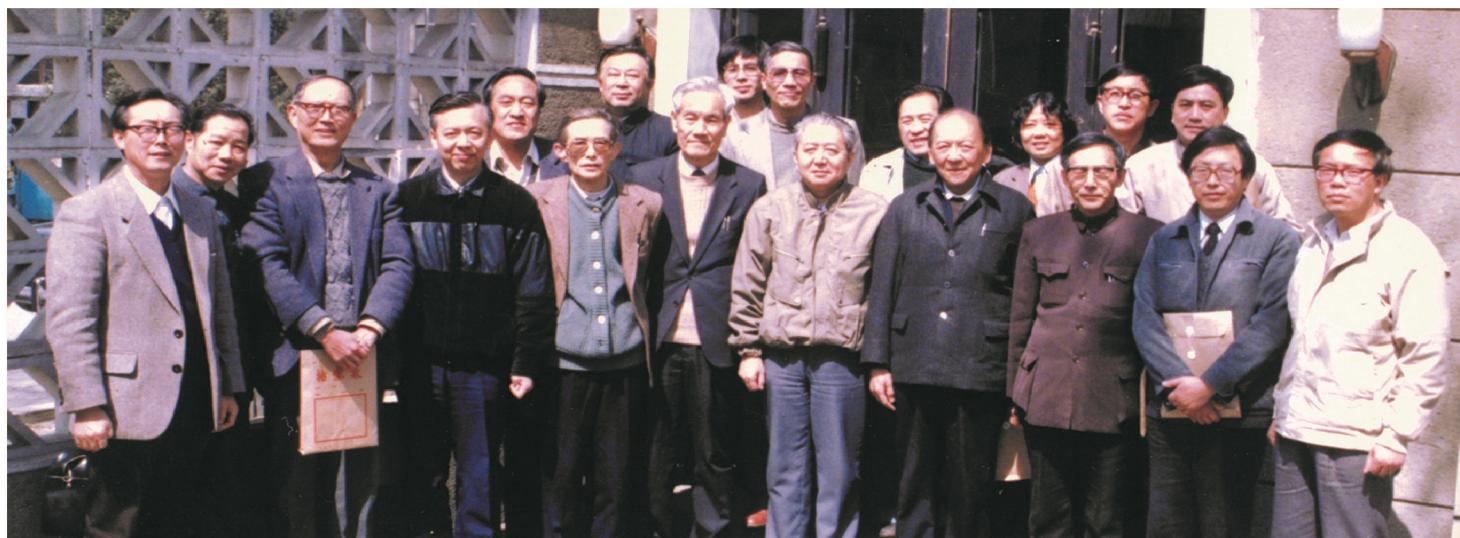
他是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奠基人

八十年代初期，我所五室整合组建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郭燮贤院士被任命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成员有熊国兴、徐奕德、辛勤、阮振奎。

从1984年开始启动筹建，至1987年，实验室历经三年筹备期。开放实验室的建立在当时也是一种体制创新，如何建立和运行，郭先生下了很大功夫。在国

分发挥作用，避免少数人垄断仪器。当时郭先生主张实验室的仪器一定要开放使用，提出了在开放实验室建立纵向实验站。经过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实验室在大型公用仪器设备的管理方面还是十分有效的。

1987年12月，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终于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开放，郭燮贤院士担任实验室主任，熊国兴研究员、徐奕德研究员担任副主任，闵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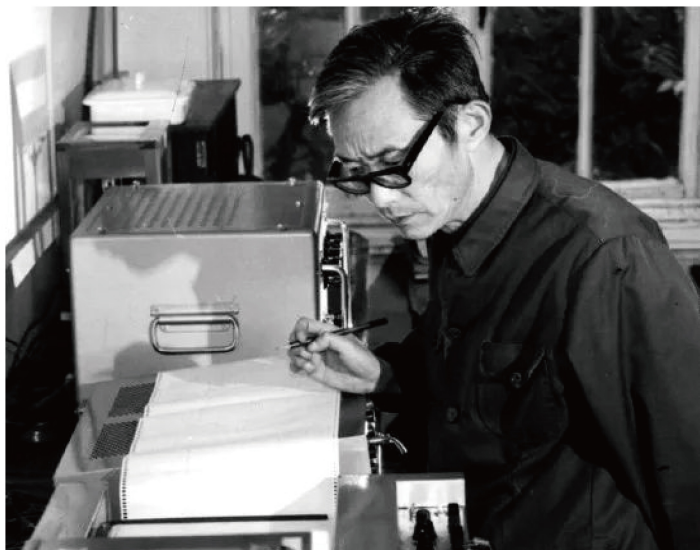
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合影

泽院士为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辛勤研究员任学术秘书。

如今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一直以催化基础研究为立足点，应用基础研究为结合点，始终瞄准国际前沿方向和我国重大应用过程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已成为国际知名催化研究中心。在2004年、2009年和2014年科技部组织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连续三次被评为优秀类实验室(A类)。

他一生为国，在催化领域战斗到底

郭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催化事业。大连化物所是我国较早开展催化研究的基地，为了响应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1950年，郭先生和他的爱人梁娟研究员先后到东北，并决定在大连化物所工作。郭先生负责直馏汽油环化催化剂的研究，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科研工作的独创性和新颖性，强调催化学科多学科交叉的特点，特别重视催化学科强烈的应用背景，将催化研究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结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研制了合成油碳七馏份脱氢环化制甲苯催化剂，并成功实现其工业化生产，为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郭先生因患有胃病住院，但当时为了开发大西北的需要，他不顾身体病痛，毅然奔赴兰州，在大连化物所兰州分所(兰化所前身)创建了催化研究室，并担任研究室主任。1961年，郭先生回到大连化物所，协助张大煜先生领导研制了合成氨新流程三



1976年，郭燮贤院士在实验室分析实验结果



第九届国际催化会议上报告的第三修改稿

个催化剂，并应用于我国合成氨工业，使我国合成氨工艺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在大家的眼中，郭先生给大家的印象是身体清瘦、目光睿智、精神矍铄。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但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他对研究工作非常投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做学问严谨缜密、概念清晰。晚年的郭先生由于患了肺气肿病，身体非常虚弱，上楼梯都要歇好几次。尽管如此，他却坚持到实验室工作。在办公桌前伏案整理文章，手头放着一卷又一卷的实验记录和原始数据，他会亲自核实实验数据。在先生去世前几个月，呼吸和行动已经非常困难了，但他借助氧气呼吸机还在研究有关吸附-脱附研究的两篇论文，直至病危还在惦记论文的发表。

郭先生忘我的工作态度、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科学的热爱和迷恋深深感染和教育我们青年一代，我们应将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下去，不负期望，努力完成先辈们未尽的事业！

(作者系五室第一党支部)

